

WAS DAVOR GESCHAH

此前发生的事

〔德国〕马丁·莫泽巴赫
刘冬瑜 温彪 译



此前发生的事

「德国」马丁·莫泽巴赫 著
刘冬瑜 温彪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前发生的事 / (德)莫泽巴赫著, 刘冬瑜, 温彪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447-5676-1

I. ①此… II. ①莫… ②刘… ③温…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71171号

Was davor geschah by Martin Mosebach

Copyright © 2010 by Carl Hanser Verlag Muench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597号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书 名 此前发生的事

作 者 [德国] 马丁·莫泽巴赫

译 者 刘冬瑜 温彪

责任编辑 王 蕾

原文出版 Carl Hanser, 201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4

字 数 198千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676-1

定 价 39.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目 录

1	窗外歌声	1
2	神秘的房客	8
3	火车上的女孩儿	16
4	游泳池边的艺术珍品	23
5	一片白色的羽毛	30
6	伯恩瓦德和罗斯玛丽	36
7	巴尔西	51
8	森林里的秘密	60
9	激情燃烧	79
10	不由自主之灵魂出窍	84
11	大事前夜	97
12	误入未知世界	103
13	化妆的力量	119
14	鹦鹉之所见	127
15	搏斗、取胜和重大决定	136
16	小不忍之后患	145
17	一只黄蜂，一条连衣裙	155

18	联手好戏	162
19	留守者的互动	177
20	扣人心弦	189
21	蛋黄酱,简单极了	196
22	打开一个世界的钥匙	205
23	老打字机的特殊作用	210
24	两封信和一场电影	221
25	老去的女神	240
26	餐厅静物	249
27	如此行事	257
28	爱巢	263
29	寂寞	273
30	关于未来的启示	284
31	分道扬镳	289
32	崭露头角	296
33	充满希望的远景	306

窗外歌声

“ 以前是……怎么……？”

“ 什么怎么？”

“ 我们认识之前……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 认识你之前，我一个人在法兰克福生活了半年……”

“ 你一个人在法兰克福生活的半年是怎么样的呢？”

“ 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是这样……”

我在法兰克福很快就找到了一套公寓，就因为我当机立断，要下了第一套最好的公寓。这么说还不对，不是第一套最好的，而是，准确地说，是别人给我看的第一套公寓。看的时候，我就做了决定，不再看别的，尽管这套公寓对我来说太贵了。当时，那个朝街的房间里的光线着着实实诱惑了我。补充一句，那条街并不是一条多么美丽的大

街。街上的房屋应该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当时足以毁灭城市的炮火还没有在空中弥漫，它还远在酝酿之中，而造价低廉的建筑方法、薄墙、小户型却已经开始应用并流行起来。这说明当时的建筑商和设计师已经敏锐地嗅到了空气中的异样，并想借机大捞一把。不过，我公寓里那个大房间的采光效果，却不是他们当初设计好的。它是由房子外面一棵高大的栗子树衬托出来的。那棵树立在街对面，足有三层楼那么高，枝叶繁茂，像一片绿色的海洋，厚重得把树干都压弯了腰。整个树干拱过街道，朝我的公寓方向倾斜、延伸过来。站在公寓窄小的阳台上，我几乎伸手就能触到它那浅绿色如扇子状的叶片。栗子树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把源源不断的阳光吸入自己体内，然后，在夏日微风的摇曳中，又把收集的阳光一点一点地吐露出来，但此时，那光已变成了浅绿，就像盛在一只大号陈旧玻璃杯中的水。公寓的整扇窗户都被栗子树那湿润饱满的叶海所包围。栗子树的叶子下面宽而圆，两边到叶干处逐渐收拢，形成针尖状，整片叶子只有针尖处那唯一的点与叶柄相联，在静中微动，像一具躯体在呼吸。而那躯体，看似庞大、密封，实际上里面除了风，就是数不清的鲜嫩的叶子。

“这儿真够暗的。”大楼管理员给我打开房门，带我看了房子以后，这样说。我觉得那不是暗，而是由于太阳光被树叶过滤后的星星点点使房间里光线熹微。夜幕降临的时候——如果红日当空，就肯定看不见了——在大约半个小时宝贵的时间里，窗外的绿色渐渐变浓，青草般的绿开始变得饱满、浓重，呈现出绿宝石一样的颜色，但又依然保留有足够的沉重光泽，即使我的房间已完全被夜色笼罩。此时，那窗外的光线不再直射进窗内，而是仿佛有了实体，它被锁在了树冠

的身体中,就像阳光照在那种特别古老的教堂彩色玻璃窗上,虽栩栩生辉,却又不会把教堂大厅照亮。搬进这套公寓的第一个晚上,我搬了一把椅子,静静地坐在房间中央,一动不动地盯着窗户,就像看着电影院的银幕一样。我觉得从来没有在如此美丽的房子里住过。

窗外的大街有点弯曲,在整个街区被设计建造之前,它应该是通向田野的一条乡间小路。栗子树的高度和围墙的走向显示出,树龄比房龄更老,因为那围墙紧挨着树根,却又明显特意恭敬小心地绕开树根。人们当初显然被树的美丽所倾倒,因而留下了这棵树,这也说明,当时那些设计师还没有狂妄自大到以为自己握有特权,可以在世上为所欲为,就像之前的一切都不存在一样。因此,大树有幸从过去的乡村时代进入新时代的城市生活。在此过程中,当时所谓的新时代虽然还不太老,但的确又在慢慢变老,而这棵大树却始终生命力高涨。它真的很老,同时又保持着青春活力,并且让数不胜数的生物在它这儿安家栖息。这一点,在我入住的第二个晚上,尤其清晰可辨。

听到最初短暂的鸣叫声,我就知道,那不是黑鸟,也不是山雀。那种鸣唱的声音,不属于某种在这城市随处嬉戏、游荡、善于歌唱的鸟类。麻雀在这个城市很少见,这有点奇怪。但是,这儿有很多肥大的鸽子、乌鸦以及喜鹊。这些大号的飞禽大概是小鸟日渐稀少的罪魁祸首。我现在听到的犹如笛子音色般的歌唱声,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从小鸟身体里挤出来的吱吱呀呀。它让我驻足聆听,就像在歌剧院听到花腔女主角刚刚开始她当晚的演唱,有点遥远,有点兴奋,却又尽量控制,而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对,就是她,她要开唱了。可是,是谁即将要在我窗外那瀑布般层层叠叠往下垂悬的枝叶里开唱呢?这个问题给我带来的悬念至少不亚于歌剧院里那些歌迷对他们的偶像的期

待。不过，歌迷清楚地知道，他们期待的是何方神仙，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偶像此时此刻能唱得像她们所灌制的最好的唱片一样优美，就像他们耳熟能详、几乎能够倒背如流的那些经典曲目。我呢，此时此刻却没有一点概念，准确地说，我只有一点点来自文学阅读的想象和来自散文欣赏的遐思，而这一点点想象和遐思也仅仅局限于凤凰而已，且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具体内容。反过来说，这一点点想象和遐思又足以帮助我意识到，窗外的声音的确与众不同。当夜幕悄悄来临，昏黄的夜色慢慢浸入并布满整个房间，窗外那浓密的树叶也仅仅剩下叶面上自身的光泽时，我终于明白：那是一只夜莺。

正像人们判断女歌手的音区那样，我想，夜莺的声音属于女低音。真的，它的鸣唱不能跟木质或银质乐器的音色相提并论，尽管听起来它也是那么纯净、毫无杂质和碎音，会让人们联想到新机器的表面，光滑平整。人们把女歌唱家比作夜莺，真是很有道理，现在我所经历的，就印证了这个说法。一种诞生于十九世纪、目前几乎已在各大歌剧院失传的极为高超的艺术歌唱技巧，想必就来自于夜莺的启发。掌握了这种唱法的最后一个演绎者，当属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嘉丽一库契。人们简直难以相信，那些美妙的声音是通过人的嘴唇、舌头、牙齿、上颚以及咽喉制造出来的。它们更像是一个个藏身在人体里经过了打磨、抛光的精致温润的物件，时而会像一串串银色的鱼儿一般，随着歌唱家的呼吸滑出人体，而歌唱家自己也会为那呼出的美妙声音感到惊奇。突然，我找到了一个恰当的词，“咽喉”。整只夜莺就是一个咽喉，喉管里时而发出咕噜声，时而又发出呻吟声，还有叹息和欢呼声穿插其间。这种种交替更迭的声音就形成了花腔，并在激烈饱满、好像铆足了劲儿的拨浪鼓般的摇摆中进入高潮并结束演唱。

在描写夜莺歌唱的所有词汇中，最准确传神的，当属一个法文词“茹西格诺”，尤其第一个字母，颤音“R”圆润地滑出喉咙，带着女低音令人心醉的深度，然后，打开、上升，把整个词带入空气中。这个词中的几个音节包含了夜莺音色及歌唱的全部内涵。

令人惊奇的是，可与夜莺唱功相媲美的女歌唱家在歌唱时，让自己的身体进入一种沉重的、呈不规则形体的状态，而这种形体的变化在美感上却丝毫不会与她们的声音相抵触，因为她们那种身体的力感造就了犹如脆笛般轻巧的音色。关于夜莺，我所知甚少，只知道它十分小巧，皮毛呈棕褐色，有点像极少见的一种麻雀，但是比麻雀更修长，体形更紧凑，有着童子般的高贵。我本来怀疑自己根本找不到它，尽管我站在窗前，很有耐心地面对着那片绿色的海洋守望了许久，然而，它就坐在那深处，孤零零的，像一个寂寞地在彼得教堂中央歌唱的少年。为弥补小巧身体对发音效果的局限，夜莺把整棵大树当成了自己的音箱。它卖力地唱着，其力度完全可以与大树的庞大相抗衡，却并不使人觉得它单薄渺小。

此时，整条街沉寂无声，跟大城市某些特定时刻的安静、落寞有些相似，好像刚刚遭遇了一场天灾人祸，原本在这里生息的人类都已销声匿迹，整座城市仿佛成了一片废墟。这种异样的静难道是特意为夜莺彰显其生命力而存在的吗？夜莺的放声歌唱，就是它大张旗鼓散发活力的表示。刚开始，我被它那金子般高贵、饱满的低音音色所倾倒，可它却顿住，像调整呼吸，为下一场更具活力的演唱做好准备。紧接着，它的歌声中出现轻松的装饰音和凯旋般的欢呼声。我似乎能感受到它内心强烈的渴望，并对它那永不疲倦、不断冲刺攀高的状态惊奇不已。此时它的歌唱显示出不可战胜的气势。那声音绝不是呼

叫。夜莺不需要其他生物的呼应，它的鸣唱里没有引诱，更没有绝望。它丝毫不想借此吸引外部的关注。它就那么心无旁骛地唱着，好像一颗孤零零的星，独自在夜空闪亮。幸福抑或不幸福，都不是夜莺要考虑的范畴。它那歌唱的激情已得到宣泄，它没有别的愿望。在它的生命中，思索、为与当前不相干的事情犯愁，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哈菲兹和布伦塔诺的诗篇早就使我对夜莺有所耳闻。但是，当我终于亲耳听到它的声音，明白它那盛名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内涵时，我才清楚地意识到，把夜莺的形象植入到艺术化的、田园般美丽的字里行间去，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尽管人们只是想借它的大名在文中创造一种特定的文学气氛。从现在开始，我永远不会忘记真实的夜莺是怎么回事：它不是调味品，不是香水，也不象征什么。它根本就是霸主，是暴力，只要提到它，任何一首诗都会失去平衡。它虽然身体轻巧，毫无重量可言，但只要它登上那摇曳闲适的田园诗的小船，只要它站上去，像一个不可超越、无法取代的头领，小船就必然倾斜乃至颠覆。它就是那样一个强有力的生物，其生命力与它的艺术魅力完全吻合，并始终冲击且骄傲地超越着其他任何一种艺术。

它难道要一直唱下去吗？我不记得它有过停顿、结束的时候。我始终听着，并被它所吸引，最后终于睡着了，而这并不是那天特有的现象。我不是在无聊、烦闷中渐渐睡去，而是在对它的崇拜、惊奇中滑入了梦乡。而它，依然引吭高歌，并将已有的成功筑成更大胜利的基础。

此后，我出门旅行了两天。第三天回来的时候，当时恰好也是傍晚，我拐进我住的那条街，突然感觉到一种异样的亮堂和干净，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就算此时已暮色苍茫，但整条街还是显得清

晰、透亮、年轻,就像用铅笔简单地在图纸上勾勒了几条线而已。经过短暂的错愕,我突然意识到:大树不见了,浓密的树荫不再掩映着大街。那儿以前果真立着一棵树吗?屋前的小矮墙还是那样弯曲着,大树原本在墙里立着,可如今,院墙围绕的地方是一个被电锯锯过的光秃秃的树墩。断面上的年轮呈浅黄色,但年轮之间的部分看上去像揉碎的烟叶。显然,树干中央早已完全腐烂。如果大树没被砍掉,有一天因腐烂而突然倒下,我想,它一定会把我的阳台砸个精光。

神秘的房客

前面提到过,我新搬进的公寓位于一个特别安静,对我来说其实有点太贵的街区。街道两旁的房子风格各异,老式建筑和战后风格的出租房错落有致地耸立在那儿,四周笼罩着一种悄然无声的甚至有点肃杀诡异的气氛。整条街上没有酒吧,没有便利店。事实上,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让我搬到这条街的这座房子里来,就连去地铁站,都有大段的路要走。看来,这真是一座典型的德国城市:大片城区死一般的静,就像一个用刨花建造的城池,那些鲜活的生命被捆绑缠绕在其中,而里面所有的居民好像约好了似的,全都尽可能地保持隐形状态。

房子的对面应该有过一家钥匙店,而且应该是不久以前才搬走的,只剩下墙上一块广告牌:一把巨大无比的钥匙,周围被一圈红色的霓虹灯包裹着,每天晚上仍然准时闪亮。这把闪着耀眼红光的钥匙

成了墙上的一道装饰，并且不断向人们传递着种种不同的信息。或许是警告人们永远不要把钥匙放在正燃烧着的炉子上？窗外那棵失去了生命力的老树，曾经拼力用自己的叶子遮住那把发红发亮的钥匙。自从那棵树被砍掉以后，红光开始悄悄地，好像很小心地，又有点演戏一般地进入我的房间，并且把我那空空荡荡的房间装点布置起来。我很喜欢在此时入睡。夜里醒来，我感觉自己被淹没在一间幽黑的屋子里，一种遥远陈旧的气息牢牢地笼罩着我。

整栋公寓很大，但租住的人大多在其他地方还有房子，这儿只是他们的第二住所。楼里大部分房客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些日子，我整天都待在屋里不出门，身边弥漫的空洞和寂静，让我觉得整栋楼都已经被世界遗弃，而我，就像那个周末独自在一栋庞大写字楼里值班的门房。但是，我无所谓。在我学会的不多的几件事情里，有那么一件让我明白：当搬到一座陌生的城市，还不认识这座城市的任何人时，一定要珍惜和享受刚开始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那份平静。独处，少言，把自己交给无尽的思绪，寻找乃至夸大那一点点伤感。如果能够把这段时间当作一种久违而现在终于又重现的经历，那么，你或许能获得一种稠密厚重的感觉，借着这种感觉，你甚至可以听到时间如滴水般滑走的声音。在那些日子里，我就那么待着，带来的书也都原封不动。天一黑，我就躺在床上，静静地看着房间墙上的影子。随着外面那把火红色然而没有任何热气的钥匙的忽明忽暗，墙上的影子也忽静忽动。这个时候，公寓楼里原有的无声无息会发生一些变化，我可以捕捉到一种极为轻微的沙沙声，好像贝壳里漏出了什么细物一样的声音。伴随着沙沙声，我听到过一次人声，一次摩托车轻微的嘟嘟声，还有一次极为短暂的刹车声，就像一只木塞子被洪水推着从我

身边一漂而过。这些小小的插曲在我的感觉里都非常清晰而且有重量，常常令我不自觉地微笑。一些我平常不会去关心的事儿，此时都变成了一个个谜语，犹如梦中见到的一幅画儿，醒来许久还让我久久回味。我试着按图索骥，并不断收集新的蛛丝马迹，想把一个个表象串连成一个整体，以分析、发现或者想象其背后隐藏的关系。那些深藏于事物之间的关联，表现在现实中往往只是一些细微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涟漪。对我而言，这种做法是一种纯粹享受，不用对谁负责，完全无需计划。

我打开自己公寓的门，就能听到一阵挤捏后的吱呀声，像是有人在玩橡胶玩具。声音是从旁边那套公寓的玻璃门里发出来的，那是扇高大而且刻有图案的毛边玻璃门。显然，高大的玻璃门后是一套十分宽敞的公寓。公寓的门上起初没有名字，过了几天，我才看见门边钉了一个老式的黄铜质地的牌子，上面刻着“斯拉文纳·V. 男爵”。我听见的吱呀声就是从这户人家里传出来的。这样的名字，应该出自以前多瑙河地带的君王之家，而且，假如我猜得没错，他们家哪怕没有任何其他家具，墙上也会挂着一只山鹿标本。透过开着的窄窄的门缝，我曾经往门里瞥过一眼，但因安了三道横梁而沉重的公寓门很快就被关上了。

有一天晚上，他们家门口放了两个空的红酒瓶子，远远地就能闻出是劣质酒，瓶子上贴着令人生疑的标签，就像夜里从加油站买来的杂牌酒。我新搬进来的这栋公寓，用房地产经纪人的行话，叫作“状态良好”，照我看，把它描述成“彻头彻尾地冷漠无情”也完全恰当。其他公寓的门口倒是没有堆放着空酒瓶，但这两个让人浮想联翩的瓶子却连日来一动不动地把守着它们的地盘，直到某个星期六的晚上才

消失得无影无踪。要不是正处在一个相对清静寂寞的阶段,我可能根本发现不了立在黄铜牌子下面的瓶子。我自己是一个很没有条理的人,放在平时,就算所有的人都看见了空的红酒瓶子,我可能都不会对此有丝毫兴趣。但是,现在不同。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像画中静物,时时在吸引我去关注它们。

不久以后,我在楼道里遇见了一个披着灰白头发的老太太,头发看上去不很干净。她非常瘦小,还有点儿驼背,身上穿着一件沙黄色的羊绒上衣,下着长裤。她看了我一眼,眼神不仅害羞,而且有一点儿紧张,好像担心我会问她什么问题。她的身边跟着一条小巧玲珑的腊肠犬,眼睛大得出奇,像鹿一样。小狗动作十分敏捷,可是跟它的主人一样,也显得非常紧张。我想,这一定是一条很贵的狗,很少见的种类,身体灵活好动,对它而言很高的台阶,它居然像蛇一样,稍微一扭一跃,就跳了上去。那天,男爵家的门口还放着一只捏扁了的塑料鸭子,就是孩子洗澡的时候在水里玩的那种。这套大公寓里难道有一个孩子?吱呀声是一个三岁孩子发出来的还是小狗发出来的?或者是谁挤捏塑料鸭子时发出来的?这个问题还真困扰了我一会儿,我甚至想象声音是来自老妇人,但是又立刻否定了这种猜测,因为小心谨慎、轻言细语似乎更贴近她。后来,一个红头发、穿着一套精致条纹西装的生意人在我的视线里出现过几次。那人外表看上去很像盎格鲁—撒克逊人。我看见他从那套大公寓里出来,门被他随手重重地关上,而门锁很快滑进门框的锁眼里。透过门锁滑进锁眼的声音,我能感觉到他们家的门有多么重。那个人注意到我的时候,显得十分不自在,也不跟我打招呼,头很快转向一边。这时,我发现他们家门口放着只个散发着臭味的垃圾袋,里边的比萨饼包装盒上还沾着一些残渣。

整栋公寓的楼道里现在都弥漫着比萨饼的作料味和油味。住在一层的那个老太太平常不怎么在家,现在却正好旅行回来,赶上了那充满整个楼梯间的冷比萨味道。她不断大声表示着不满,但劳而无功。她又试图打电话和直接敲门找那家人,没有一个人答理她。万般无奈下,老太太只好叫自己的清洁工把垃圾袋送到楼下去。那个红头发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否就是斯拉文纳男爵呢?不过,当听见他跟邮差用英语交流时,我立刻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测。那个有着黄油般脸膛的男人来自英语国家,这个事实还真让我感到暗自欣喜。隔壁公寓里现在偶尔也会传出钢琴声,站在楼道里就可以听到。弹琴的人不断重新起头,坚持不懈地弹奏着李斯特的玛祖卡。从弹琴的热切程度和昂扬斗志里,我听得出来,弹琴的人不想欺骗自己、蒙混过关,他极想完成艰难的几个和声段,而绝不肯敷衍了事。我试图把弹琴者知难而上的勇敢和韧劲与那个红头发盎格鲁—撒克逊人见人就扭头的表现联系起来。遇到人就转过脸、避免跟人对视的行为特点,在本质上是说明,这个人是一个孤独的艺术狂人呢?在楼下大门的过道里,放着一把轮椅,上面有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标签,标签上写着一个地址:“斯拉文纳转塔玛娜·卡卡巴德兹夫人”。过道的信箱上,有人给我留了一张字条,说斯拉文纳家有我一个包裹,字条上还附了一个电话号码。我试着拨了好几次。从宽敞的楼道里,可以听见有人在里面弹琴,但没人接我的电话。第二天晚上,终于有一个女人的声音从电话线的另一端传过来,听上去很年轻,很懒散,带着明显的英国口音,那一声“哈罗”好像没睡醒似的。我想象说话的人坐在一口深井里,因寂寞而发声,因无聊而测试井里的回音效果。我几乎没有机会开口询问我的包裹。